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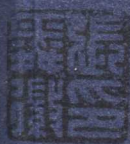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舜徽集

□清人筆記條辨

休年迎獻之所當若其少夫惟善休是者始能盡其工作
排則必勝去誌之修復實固今日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
之大而國之盛衰強弱繫焉登斯閔者僕皆能明乎厥修
息遊之旨於勤勞工作之餘吾愛余其精神裨益奮厲不懈
競展其才以效力于國則為利之博豈有涯矣斯院之建於不
僅矣閔之重修肇始于一九二二年之冬落成于一九二六年之秋
二十之內修舊補廢治垣造事諸役費七與時規建則為尤多
云既前年為一為文記之因兼抒所感于此以表來進者勸焉

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張舜徽撰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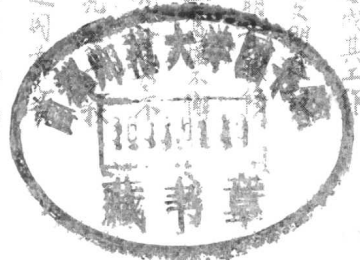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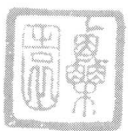
G256/32

張舜徽集

清人筆記條辨

休也遊覽之所獲者其少夫惟善休息者始能盡其工
 據則石錄古法之修復實固今日精神之明物質之
 之大而國之感其疆弱繫焉登斯閱者僕皆能明
 息遊之旨於苦勞工作之休吾愛養其精神俾益
 競展其才以效力于國則為利之博豈有涯矣斯閱
 屢矣國之重修肇始于一九二三年之冬落成于一九
 三年之內修舊補廢治垣造亭諸役費工與時視建國
 云阮贊王廣為高文記之因兼行所感于此以兩來遊者勸焉

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張舜徽撰并書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73568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年·武漢

(鄂)新登字 11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人筆記條辨 / 張舜徽著. —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 3
(張舜徽集)

ISBN 7-5622-2851-5/Z · 13

I. 清… II. 張… III. 筆記—研究—清代
IV. Z429.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90811 號

清人筆記條辨

© 張舜徽 著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社址: 武昌桂子山

郵編: 430079

電話: (027) 67861321

傳真: (027) 67863291

網址: <http://www.ccnup.com.cn>

電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新華書店湖北發行所經銷

湖北新華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責任編輯: 洪勝非

封面設計: 羅明波

責任校對: 張 忠

督 印: 方漢江

開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張: 12.875

字數: 29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 000

定價: 32.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可向承印廠調換

出版說明

張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歷史學家、歷史文獻學家。生前曾任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

張舜徽先生一生勤奮治學，博涉四部，在傳統學術的諸多領域造詣精深，留下大量論著。他在《八十自叙》中總結說：“余之治學，始慕乾嘉諸儒之所為，潛研于文字、聲韻、訓詁之學者有年。後乃進而治經，于鄭氏一家之義，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學、經學為基石，推而廣之，以理群書，由是博治子、史，積二十載。中年以後，各有所述。爰集錄治小學所得者，為《說文解字約注》；集錄治經學所得者，為《鄭學叢著》；集錄治周秦諸子所得者，為《周秦道論發微》、《周秦政論類要》；集錄治文集筆記所得者，為《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而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舊書，則于《史通》、《文史通義》皆有《平議》；創立新體，則晚年嘗獨撰《中華人民通史》，以誘啓初學。至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廣。若《廣校讎略》、《中國文獻學》、《漢書藝文志通釋》、《漢書藝文志釋例》、《四庫提要敘講疏》諸種，固已擁彗前驅，導夫先路。”此僅為就其平生著述中較費心力者而言，已足以彰顯先生對學術界的重大貢獻。他的這些成就，使他成為公認的國學大師，更是華中師範大學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學者。

2003年，是華中師範大學建校一百周年。鑒於張舜徽先生在學校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我社決定出版《張舜徽集》，以作紀念。《張舜徽集》擬分批推出，每年五至七部，四年內出齊。

由於張舜徽先生的著述甚多，各書原出版單位不同、排版不一（多為繁體豎排），現在統一改為繁體橫排，技術上有一定難度。但我們本着對作者和讀者負責的態度，忠實作者原作，不隨意更改，祇在極個別情況下稍作技術處理。這種情況主要有兩類：一是原書中的夾注，一律加括號，注文字號同正文。二是原書中某些並列的書名號，從豎排改為橫排後，為避免誤會，作了一些必要的調整，其中又分兩種情況：一是同一部書下的幾個篇名，如《史通》之後緊接着出現“正史”、“史官”諸篇名，祇把“史通”加書名號，篇名“正史”、“史官”則不加。二是幾部書的合稱，如“《兩唐書》（指《新唐書》、《舊唐書》）”、“《新》《舊唐書》（指《新唐書》、《舊唐書》）”，為規範計，標作“兩《唐書》”、“新舊《唐書》”；“《隋》《唐志》（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元史》（指《宋史》、《元史》）”等，為避免一個字的朝代名單標書名號，乾脆省却書名號，成“隋唐志”、“宋元史”。這些技術處理，祇是我們的一種嘗試，但願不致引起讀者的誤解。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年10月

自序

余既刊布《清人文集別錄》之明年，友朋相續來書，謂清人文集之利弊得失，此書已總結之矣。如能推其法以及清人筆記，則爲用益弘，相與懲慰而敦促之。余時方注《說文》，未暇及此也。遷延至今，遂踰十載。頃以長夏多暇，發篋取平生涉覽清人筆記時所作日札，稍加溫繹，擇其義之可采者，分條件繫，加以考辨，亦有綜述而論列之者，總名之曰《清人筆記條辨》。收書百家，釐爲十卷，略依時世先後而次第之。

清人筆記，本不及文集之多。余平生所寓目者，僅三百餘家耳。若無別擇去取，則榛蕪不翦，靡所取材。乾、嘉諸儒，學尚徵實。一生心得，皆薈萃於著述之中，故江、戴、段、王，皆無筆記。其他文人學士之作，雖可汗牛，然而紛起競興，其流又廣：有專載朝章禮制者，如王夫之《識小錄》之類是也；有但記掌故舊聞者，如昭槤《嘯亭雜錄》之類是也；有講求身心修養者，如魏禧《日錄》之類是也；有闡揚男女德行者，如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之類是也；有談說狐怪者，如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之類是也；有稱述因果者，如俞

樾《右台仙館筆記》之類是也；有錄奇聞異事者，如焦循《憶書》之類是也；有紀詩歌倡和者，如阮元《小滄浪筆談》、《定香亭筆記》之類是也；有載國恩家慶者，如潘世恩《退補齋筆記》之類是也；有記讀書日程者，如葉昌燾《緣督廬日記》之類是也；有敘友朋酬酢者，如金武祥《粟香隨筆》之類是也。如斯之流，皆屏不取。

清人筆記中，復多經術湛深、考證邃密者，若李惇《羣經識小》、邵晉涵《南江札記》、陳鱣《簡莊疏記》、嚴元照《娛親雅言》、鄭獻甫《愚一錄》、鄒漢勛《讀書偶識》之類，其書甚廣，余將爲《羣經彙解》以總會之。亦有博涉子史、校勘精審者，若盧文弨《羣書拾補》、王念孫《讀書雜誌》、姚範《援鶉堂筆記》、何焯《義門讀書記》、張文虎《舒藝室隨筆》、孫詒讓《札迻》之類，述造亦繁，余將爲《羣書集校》以綜錄之。斯並學涉專門，宜有專書以集其成，今亦不取與百家筆記並列焉。

今茲所采百家筆記之言，有辨章學術者，有考論經籍者，有證說名物制度者，有訂正文字音義者，有品定文藝高下者，有闡述養生方術者，得失互見，多可商榷。竊不自量，從而平亭是非。凡遇精義美言，則爲之引申發明；或值謬說曲解，則爲之考定駁正。自知淺陋，無補前修。聊錄所聞，以資學者參稽云爾。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張舜徽

目 錄

卷一

日知錄三十二卷 日知錄之餘四卷 菰中隨筆三卷 顧炎武	1
潛邱劄記六卷 閻若璩.....	6
霜紅龕筆記三卷 補遺一卷 傅山	10
蒿庵閒話二卷 張爾岐	14
鈍吟雜錄十卷 馮班	16
廣陽雜記五卷 劉獻廷	20
湛園札記四卷 姜宸英	24
居易錄三十四卷 池北偶談二十六卷 香祖筆記十二卷 古夫于亭雜錄六卷 分甘餘話四卷 王士禎	27
淶水亭雜識四卷 納蘭性德	34
經義雜記三十卷 臧琳	37

卷二

螺江日記八卷 續編四卷 張文蔚	43
畏壘筆記四卷 徐昂發	47
柳南隨筆六卷 續筆四卷 王應奎	50
漱華隨筆四卷 嚴有禧	53

2 清人筆記條辨

韓門綴學五卷 續編一卷 汪師韓	55
樵香小記二卷 何琇	61
隨園隨筆二十八卷 袁枚	65
鍾山札記四卷 龍城札記三卷 盧文弨	69
松崖筆記三卷 九曜齋筆記三卷 惠棟	73
三冬識餘二卷 劉希向	76

卷三

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 餘錄三卷 竹汀日記鈔三卷 錢大昕	80
蛾術編八十二卷 王鳴盛	89
簞曝雜記六卷 趙翼	95
惜抱軒筆記八卷 姚鼐	96
卮齋瑣錄十卷 勦說四卷 李調元.....	100
讀書脞錄七卷 續編四卷 孫志祖.....	105
柚堂筆談四卷 續筆談三卷 盛百二.....	107
信摭 乙卯劄記 丙辰劄記 知非日札 閱書隨劄 章學誠.....	113
嶺雲軒瑣記四卷 瑣記續選四卷 李威.....	119
札樸十卷 桂馥.....	123

卷四

寄傲軒讀書隨筆十卷 續筆六卷 三筆六卷 寒夜叢談三卷 沈赤然.....	131
四寸學六卷 張雲璈.....	139
曉讀書齋初錄二卷 二錄二卷 三錄二卷 四錄二卷 北江詩話六卷 洪亮吉.....	141
炳燭編四卷 李賡芸.....	147
警記七卷 庭立記聞四卷 梁玉繩.....	150
秋槎雜記內外篇 劉履恂.....	154

訂譌雜錄十卷 胡鳴玉	156
茶餘客話二十二卷 阮葵生	160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 錢泳	163
拜經日記十二卷 臧庸	165
卷五	
汝麋玉屑十五卷 王謨	171
蠡勺編四十卷 凌揚藻	173
遜翁隨筆二卷 祁駿佳	179
退餘叢話二卷 鮑倚雲	184
聚星札記一卷 尚鎔	187
曬書堂筆記二卷 筆錄六卷 郝懿行	189
易餘籥錄二十卷 焦循	194
讀書小記二卷 焦廷琥	202
蕙榜雜記 嚴元照	203
鄭堂讀書記七十一卷 鄭堂札記五卷 周中孚	206
卷六	
雙硯齋筆記六卷 鄧廷楨	213
竹葉亭雜記八卷 姚元之	216
過庭錄十六卷 宋翔鳳	219
樸學齋筆記八卷 盛大士	222
合肥書舍札記十二卷 陸繼輅	225
讀書叢錄二十四卷 洪頤煊	228
退庵隨筆二十卷 歸田瑣記八卷 浪跡叢談十一卷	
續談八卷 梁章鉅	230
寸陰叢錄四卷 識小錄八卷 姚瑩	233
銅熨斗齋隨筆八卷 交翠軒筆記四卷 瑟榭叢談二卷	
沈濤	237
重論文齋筆錄十二卷 王端履	241

4 清人筆記條辨

卷七

- 讀書偶記八卷 趙紹祖…………… 244
癡學八卷 黃本驥…………… 246
音匏隨筆一卷 曹楸堅…………… 249
冷廬雜識八卷 陸以湜…………… 251
愈愚錄六卷 劉寶楠…………… 256
硯桂緒錄十六卷 林昌彝…………… 259
悔翁筆記六卷 汪士鐸…………… 261
蘿蘿亭札記八卷 喬松年…………… 263
思益堂日札十卷 周壽昌…………… 266
南溟楷語八卷 蔣超伯…………… 269

卷八

- 吾廬筆談八卷 李佐賢…………… 274
橋西雜記 葉名澧…………… 275
蛾術編二卷 藁友肱說一卷 王筠…………… 280
懷小編二十卷 沈濂…………… 286
煙嶼樓讀書志十六卷 煙嶼樓筆記八卷 徐時棟…………… 290
曝書雜記三卷 錢泰吉…………… 293
兩般秋雨盒隨筆八卷 梁紹壬…………… 297
爻山筆話十四卷 蘇時學…………… 301
湖樓筆談七卷 春在堂隨筆八卷 九九銷夏錄十四卷
俞樾…………… 308
十二硯齋隨錄四卷 汪鑒…………… 312

卷九

- 東塾讀書記十六卷 陳澧…………… 315
睡餘偶筆二卷 雷浚…………… 323
霞外攬屑十卷 平步青…………… 326
湘綺樓日記三十二冊 王闈運…………… 332

越縵堂日記六十四冊 李慈銘·····	337
桐城吳先生日記十六卷 吳汝綸·····	343
復堂日記八卷 復堂日記補錄二卷 復堂日記續錄一卷 譚獻·····	347
澗于日記十四冊 張佩綸·····	352
無邪堂答問五卷 朱一新·····	354
雲自在龕隨筆四卷 繆荃孫·····	356

卷十

圍爐瑣憶一卷 藤陰客贅一卷 稗販雜錄四卷 課餘偶錄四卷 課餘續錄五卷 謝章铤·····	360
師伏堂筆記三卷 皮錫瑞·····	363
蒿齋隨筆四卷 蒿叟隨筆五卷 馮煦·····	367
純常子枝語四十卷 文廷式·····	372
媿生叢錄二卷 李詳·····	380
石菊影廬筆識二卷 譚嗣同·····	387
日南隨筆八卷 沈家本·····	389
慎宜軒筆記十卷 姚永概·····	392
荷香館瑣言二卷 丁國鈞·····	394
萇楚齋五筆五十卷 劉聲木·····	399
張舜徽主要著作·····	401

清人筆記條辨卷一

日知錄三十二卷 道光中黃氏集釋本 日知錄之
餘四卷 鄒氏刻本 菰中隨筆三卷 敬躋堂叢書本

崑山顧炎武撰。炎武字寧人，學者稱亭林先生。

《日知錄》初刻本僅八卷，乃康熙九年亭林五十八歲時刻於淮上。亭林卒後十三年為康熙三十四年，其弟子潘耒始刻三十二卷本於福州，顧亦非其全豹也。考亭林晚年與人論學，言及《日知錄》，但云三十餘卷，而未嘗實指卷之確數。潘氏所刻，慮猶非絕筆之真。後人所刊《日知錄之餘》四卷，蓋即其贖稿無疑。亭林於是書自負甚高，而未敢大膽公之當世。既曰：“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與楊雪臣》）又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與人書二十五》）又曰：“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與友人論門人書》）蓋是書原本觸犯時忌之處甚多，亭林不欲全帙刊行，自有難言之隱矣。潘耒

理董亭林遺著時，鑒於清初湖州莊氏史獄之慘，其兄檀章實罹斯禍。驚弓之鳥，惴怖可知。故所刻《日知錄》，勢不得不有所刪改，亦所以全軀遠害耳。今刻本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有目無文，其明徵也。近人黃侃曾用雍正時舊鈔本校勘刻本，則此條全文三百五十七字，小注四十一字，粲然具在。亦有長篇文字全被刻本刊落者，如卷二十八《對襟衣》條下《左衽》條上，鈔本有《胡服》一目，存文六節，千三百四字，小注九十八字。今通行之黃汝成《集釋》本乃並標題亦不見於目錄。其他鈔本與刻本文字小有異同，以及鈔本每篇多一二節，每節多數十百字者，更不可勝數矣。

潘耒爲是書撰序，稱亭林治學之要，有云：“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是固以讀有用之書爲有用之學推尊亭林矣。抑是書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極言宋、明以來理學家空言心性之弊，謂其通病在於“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據此以推亭林之所以自勸者，必不外於“習六藝之文，考百王之典，綜當代之務”，固昭昭明甚。亭林嘗自言是書“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見《與人書二十五》）。今略加釐析，則上篇經術，固“習六藝之文”之事也；中篇治道，則“考百王之典，綜當代之務”之事也；下篇博聞，乃三者之總滙也。然則亭林之學，要不外於習六藝、考百王、綜當代而已矣。

桐城錢澄之與亭林生同時而相友。嘗謂亭林“詳於事而疏於理，精於史而忽於經”（見《田間文集》卷四《與徐公肅司成書》）。清末曾釗亦言亭林“以經世自命，故長於史。至於說經，則韻學最深，其他訓詁，或尚有未精考者”（見《面城樓集鈔》卷二《日知錄跋》）。兩家學有根柢，所言皆不誣。然吾人今日回顧明、清之際，士子皆爲《四書五經大全》所桎梏，眼孔極小，固執異常。亭林不惜大聲急呼以激起一世之人，力主博綜舊義以

破執一不化之見。並昌言“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俾治經者不復爲《四書五經大全》所囿，其摧陷廓清之功，固不可泯。使無亭林披荆闢道於前，實亦無由以臻後來乾、嘉經學之盛。故在今日校論亭林經學所詣，又必自其大處觀之。

亭林嘗言：“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爲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見是書卷一《朱子周易本義》條）然則亭林之治經，固以大義爲先矣。觀是書卷七《飯糗茹草》條有云：“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煩縟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原注：干寶《晉紀論》）。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此是何等言論，何等識解！直自《孟子》“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一章之義引申而出，足以立懦警惰，百世不刊之弘教也。說經如此，豈乾、嘉治經之士以考證名物訓詁爲工者所能夢見哉！是書前七卷皆論經義，類此者猶多，未暇悉數也。

自汪中爲《六儒頌》，以亭林冠首，且曰：“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其推尊可謂至矣！後之論者，羣奉亭林爲清代樸學開山之祖。余則以爲乾、嘉諸儒治學之規，固得諸亭林啟迪之益爲多，然校其所至，則去亭林猶遠。揚摧而言，不同之故，蓋有三焉：亭林志在經世，於歷代典章因革、政教利弊，瞭如指掌。凡所考證，皆引古以籌今，留意民瘼，不忘當代。乾、嘉諸儒，則知古而不知今，爲考證而考證。專意精研，轉成無用，一也。亭林論學，恒以“行己有恥，博學於文”二語並舉。即以“博學於文”而言，亦所該甚溥，乾、嘉諸儒治學，僅能得其一體。取徑既狹，所就便小，二也。亭林雖嘗言“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見《答李子德書》）。然僅以考文、知音

爲治經之始，明此二者之外尚大有事在。乾、嘉諸儒，輒相率以考文終，以知音終。畫地自囿，徒形舛陋，三也。

亭林考史勝於說經，前人久有定論。《日知錄》成於晚年，其於考百王之典，綜當代之務，信勤篤矣。然李遇孫僅目爲“《三通》之精華”（語見《校經廩文稿·書日知錄後》），李慈銘亦謂是書“直括得一部《文獻通考》”（語見《越縵堂日記》）。二李所言，亦未免失之輕率。今觀是書取材，固不能不前有所承，然皆鉤稽融會、斷以己意，與夫徒事鈔撮者不同，故其時有詢以“《日知錄》近成幾卷”者，亭林答以“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覆尋究，僅得十餘條”（見《與人書十》）。其艱苦乃至如此，後人何可輕議之耶？特其書於取材之際，考證之間，仍不免疏漏謬誤。自閻若璩始爲補正，其後繼起駁難者甚衆，補闕訂謬，足爲亭林諍友，此固先賢所深望於後人者也。

《四庫提要》謂：“炎武生于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爲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日知錄提要》）程晉芳亦言：“亭林欲以米絹易銀，行均田，改選法。之數者，有必不能行，有行之而必不能無弊。其可行者，惟學校貢舉耳。”（《勉行堂文集·讀日知錄》）此皆切中顧氏病痛之論！大抵顧氏論治，大張“法古用夏”之幟，與黃宗羲必欲復封建井田，同爲食古不化之過也。學者讀其書，自當知其所短。

《菰中隨筆》刻本有二：其刻於曲阜孔氏玉虹樓前有何焯一序者，乃不分卷本；凡收入《亭林遺書》及《海山仙館叢書》者，皆是本也。別有三卷本，乾隆時，崑山黃氏嘗鈔藏之，並跋其尾。咸豐中，歸曲阜孔氏。而道州何氏、漢陽葉氏並錄副別存。近世江安傅氏亦有藏本。一九四五年，侯官郭則澐取以刊入《敬躋堂叢書》，流布始廣。二本內容極不相同，不分卷本以考古爲宗；三卷本則所錄較廣，舉凡游蹤所至，於當地民風土俗，吏治民瘼，以及治學立身之方，養生涉世之道，言之尤兢兢。故二

本所載雖異，要以此三卷本裨益後學爲大云。

卷一云：“天下無無書不讀之人，而有不必讀之書。”（原注：《答程周量》）亭林此言，真不刊之弘教也。蓋人生不過數十寒暑，而書籍浩如烟海，何由徧索而盡讀之？昔人每言“善取不如善棄”，意在斯矣。大抵從事問學，必有宗旨，有別擇，始可語乎精深博大。否則泛濫而無歸宿，凌亂而乏統紀，只得謂之雜，不得謂之博，博雜之辨，尤不可不審。

卷一云：“與君輩相處之日短，與後世人相處之日長。”（原注：謂諸生門人）又云：“立千秋以上之人於前，而與之對談；立千載以下之人於旁，而防其糾擯。”詳繹此數語，可悟士夫如欲藉立言以圖不朽，不可不慎之重之。亭林爲《日知錄》，一歲之中僅得數條或十數條，可謂慎重矣，而猶不免有人糾擯於其後，甚矣著述之難言也！

卷一云：“短右袂，向來不曾理會得。兩隻衣袖，一長一短，不成模樣。蓋古人之裘，如今皮襖，必以綢貼之而成。但短其皮不短其綢，則運動既便，而於外觀亦無所妨。”亭林此言，疑未可從。余往歲游隴右，又嘗西抵湟中，所見邊陲民服，多袒其右臂，雖隆冬出行於外皆然，蓋以便操作也。此殆遠古遺俗，而今猶存於少數民族中。短右袂之制，卽由袒右而變，非目驗不能明，似未宜以臆見斷之。

卷二云：“古人好以己之著書假作他人，今人好以他人之書假作自己。”此語道破數千年間著述之弊，甚中肯綮。大抵古人志在傳其道藝，恐己名不足取重，故必嫁名他人。後人志在弋名邀譽，以爲干祿射利之階，故不惜掠他人之書以爲己有。今則託古固可不必，而勦襲允宜深戒也。

卷二云：“人要先除三見：門戶之見，方隅之見，書生之見。”此語施之治學，尤爲切要。卽以經生言之，蹈斯弊者良夥。知有漢而不知有宋，此門戶之見也；以爲自訓詁名物外別無學